

例 言

- 一、译文根据的是牛津本， *W. J. Craig* 编，牛津大学出版部印行。
- 二、原文大部分是“无韵诗”，小部分是散文，更小部分是“押韵的排偶体”。译文一以白话散文为主，但原文中之押韵处以及插曲等则悉译为韵语，以示区别。
- 三、原文常有版本困难之处，晦涩难解之处亦所在多有，译者酌采一家之说，必要时加以注释。
- 四、原文多“双关语”，以及各种典故，无法逐译时则加注说明。
- 五、原文多猥亵语，悉照译，以存其真。
- 六、译者力求保存原作之标点符号。

序

《考利欧雷诺斯》是莎士比亚的伟大的悲剧中之最后的一部，他写过这出戏之后他的写作生涯便进入了最后的那一个阶段。这部作品也是他的以罗马故事为题材的三出戏之一，其他二剧是《朱利阿斯·西撒》与《安东尼与克利欧佩特拉》。

一 版本

此剧版本问题很简单，因为只有一个版本，那就是一六二三年出版的“第一对折本”。显然的，在这以前，此剧不曾付印过，书业公会登记簿上一六二三年十一月八日记载着此剧乃“以前不曾有别人登记过”的十六个剧本之一。

这唯一的版本，有人称赞它好，例如 Charles Knight，他说：“除了几个明显的排印错误乃是作者亲自监印亦在所难免的之外，这个本子实在是极为精确。”但亦有人嫌它恶劣，例如剑桥版的编者们的就说：“这版本错误甚多，大概是由于排者粗心或稿本字迹不易辨识之故。”平心而论，此剧版本不是顶好，也不是顶坏。

第二第三第四对折本均是重印，无大变动。

二 著作年代

一般公认此剧乃是莎士比亚的晚年作品之一，但究竟成于何年则甚少确定的佐证。

Halliwell-Phillips 认定此剧必系成于一六一二年后，他的

论据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上面，即莎士比亚所使用的普鲁塔克的列传之英译本乃一六一二年的重印版。其理由是，剧中第五幕第三景第九十七行所使用的“unfortunate”，一字，在一六一二年以前的各版列传英译本均作“unfortunately”，因此断定莎士比亚撰此剧时手头参考的普鲁塔克译本必系一六一二年版，从而认定此剧之写作必在一六一二年以后。Allan Park Paton 支持此一看法，并且声称他自 Greenock 的图书室里发现了一本一六一二年版普鲁塔克列传英译本，上面有几处显系莎士比亚亲笔的批点，足以证明莎士比亚是在一六一二年以后使用此本撰写此剧。其实此一论据甚难成立。莎士比亚可能使用一六一二年以前的普鲁塔克译本而迳改 unfortunately 为 unfortunate，而且事实上为了那一行诗的音节亦有如此改动的必要，一六一二年的版本之改用 unfortunate 可能只是偶合。至于 Greenock 图书室的那本书，纵然笔迹是真的，亦不能证明什么。

肚子的寓言（第一幕第一景第九十六至一六四行）见于一六〇五年出版之 William Camden: Remains of a Greater Worke, Concerning Britain, p. 199，而且故事的内容较普鲁塔克所叙述者为详细，其中有些措词与莎士比亚几近雷同，似不可能说是偶合。这一事实只能说明莎士比亚大概看过这本书，此剧之写作是在此书之后。肚子的寓言来源甚古，转述者多，我们难以确定莎士比亚究竟是否取材于 Camden。

第一幕第一景第一七四行有“coal of fire upon the ice”一语，有人指陈这可能是暗指一六〇七——八年伦敦之严霜，泰晤士河为之结冰。这只是臆测。

第三幕第二景第七十九行提到“最成熟的桑椹”，有人指出这与一六〇九年哲姆斯一世下令广栽桑树饲蚕有关。但是植桑养蚕之事在英国早有所闻，不自是年始，莎士比亚在他写一五九三

年之《维纳斯与阿东尼斯》(Venus and Adonis, 1103) 及一五九五年之《仲夏夜梦》(三、一、一五一) 都提到过桑椹。

Steevens 发现第二幕第二景第一〇一行有‘lurched’一字，其用法很特殊，作“夺取”解，与班章孙在他的一出喜剧(Epicaene, or The Silent Woman, V.i.) 所使用的这一个字完全相同，而班章孙之喜剧上演于一六〇九年。Malone 对这一指陈加以嘲笑。事实上 Nash 也使用过这一个字。并且班章孙与莎士比亚之间，究竟谁是袭用者，亦无法断定，恐怕还是班章孙在后呢。

以上的考证均不得要领，最后乃不得不乞灵于诗体测验。吾人习知莎士比亚之使用无韵诗体，其总趋势是趋向于句法之自由，故其常用之技巧有下列诸端：

- 一、联行 (run-on lines)。
- 二、行中之停顿。
- 三、行中或行末格外添加音节。
- 四、三音节的音步。

五、轻与弱尾 (light and weak endings)。

最重要的是第五项。据统计，《安东尼与克利欧佩特拉》所使用之轻与弱尾占全剧总诗行数百分之三点五三，计为七十一个轻尾，二十八个弱尾。《考利欧雷诺斯》的轻与弱尾占百分之四点零五，而《暴风雨》的则占百分之四点五九。是莎士比亚之无韵诗，愈近晚年则愈趋豪放，不再为呆滞的规格所拘囿。故诗体测验的结果显示此剧之写作当在一六〇八至一六一〇年之间，尤其可能的是一六〇八或一六〇九年。

也有人指出，莎士比亚的母亲死于一六〇八年九月，而此剧主题之重要的一部分为母道 (motherhood) 的描写，二者之间也许不无关联。这种想法似是颇为牵强。

三 故事来源

此剧的故事来源是普鲁塔克的列传。普鲁塔克是希腊人，生于 Boeatia 之 Chaeronea，生平年代不详，约在纪元后 46—120 之间。莎士比亚所根据的是英译本，英译本又是从法译本转译的，英译本的标题页是这样写的：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es /Compared Together by that Grave Learned/ Philosopher and Historiographer /Plutarke of Chaeronea /Translated out of Greeke into French by /James Amyot /Abbot of Bellozane, Bishop of Auxerre, One of the / King's Privy Counsel, and Great Amner of France / And out of French into Englishe by /Thomas North /1579.

此书于一五九五，一六〇三，一六一二，一六三一，一六五六，一六七六均有重印本行世。莎士比亚的三部罗马的戏剧固然都是取材于是，其他的作品如《仲夏夜梦》、《雅典的泰蒙》，以及可能与 Fletcher 合撰的 The Two Noble Kinsmen 也多少借重了这一部内容丰富的巨著。这一部书不仅是供给后人以写作的原料，其本身也是杰出的作品。George Wyndham 在为该书英译本（W. E. Henley's Tudor Translation Series）所作序言里说：“这部列传，在其领域内，对每一时代的伟人们的心灵具有极重大的影响力。”这也是哲学家爱默生 Emerson 所谓“世界名著”（world-books）之一。此书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各篇传记的主人都是有丰功伟绩的豪杰之士，都是在行为上突出的人物，而戏剧的目的即是行为。所以传记的题材最容易一变而成为戏剧的资料。传记本身是饶有戏剧性的。附带着还要提起，North 的翻译亦不可等闲视之，那是很优秀的伊丽莎白时代的散文。

莎士比亚受 North 译本的文字的影响甚深。读此剧时最好

是能把莎氏作品与普鲁塔克英译本参照并读。（一般的教科书编本，附录中大概都有普鲁塔克原文英译。）莎士比亚追随原文有时是过于密切了。伊丽莎白时代的散文，因受诗的影响，往往是有高度的节奏的，莎士比亚有时只是把那散文稍稍紧缩一下即成为无韵诗。例如：考利欧雷诺斯在安席姆的奥非地阿斯家中对奥非地阿斯所说的一大段话（第四幕第五景），其中措词与 North 非常相近，几乎是化散文为无韵诗。这种情形，在我们读者看来，不能不说是遗憾，因为试一比较紧接着的奥非地阿斯对考利欧雷诺斯的回答，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个显明的对照，前者是一段漂亮的台词，后者是莎士比亚所特有的情思洋溢的诗。第五幕第三景里服龙尼亚对她儿子的两大段话以及她的儿子的回答，也是非常忠于 North 的原文。我们还可以附带提起，莎士比亚过度的忠于原文，至少有两次（第一幕第四景第五十七行；第二幕第三景第二三八至二四八行）他陷于“时代错误”，因为他直接引用 North 的叙述插入剧中人物的口里，以致历史事迹前后颠倒。

在故事的结构上莎士比亚不是没有剪裁的。在他的编排之下，故事显得更为紧凑。例如：

- 一、麦匿尼阿斯对民众的演说，改在罗马，而不在圣山（Mons Sacer），以求地点之集中。
- 二、高利贷与粮荒是一前一后使人民怨愤的两大原由，现在合而为一，使剧情简化，使考利欧雷诺斯之被放逐成为全剧中之高潮。
- 三、在普鲁塔克书里，考利欧雷诺斯对于穿粗布袍和袒露伤痕并未表示厌恶之意，经莎士比亚的改笔，其高傲之态乃大为加强。
- 四、选举乃宪法赋予人民之权利。在莎士比亚笔下，人民被描写成为无理取闹愚顽善变的乱民，合法的政治活动

描写成为暴动，以增加戏剧的效果。

五、考利欧雷诺斯进攻罗马不止一次，莎士比亚改写为一次总攻，以求剧情简化，效果单纯。

六、在普鲁塔克书里，考利欧雷诺斯对罗马贵族并无恶感，在军事行动中且曲予爱护。在莎氏笔下则贵族亦被迁怒，以强调其不顾一切之忿恨。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莎士比亚所增加的几个场面，例如：

一、第一幕第二景家庭生活之描写。

二、第四幕第五景奥非地阿斯家中仆役之无意义的闲话。

三、第五幕第二景麦匿尼阿斯之过分的自信。

这些场面的作用是为与强烈的悲剧气氛作一对照，借以发生松弛（relief）之效。

四 舞台历史

这一出戏不是舞台上很受欢迎的戏。在复辟（一六六〇）以前，我们找不到此剧之舞台上的纪录。

一六八二年 Naham Tate 的改编本出现，其标题为“*The Ingratitude of a Commonwealth: or, The Fall of Caius Martius Coriolanus.*”据改编者自称：“仔细研究这一篇故事之后，发现其中某些部分与我们自己这一时代之纷纭的党争颇为类似，我承认我宁愿把这些类似点强调的表而出之，而不愿把它冲淡了放弃在较远的距离。”这是要借莎士比亚的戏剧来影射当时政治状况的企图，在本质上就已注定其不能成功。该剧前四幕尚能相当忠实的保持莎士比亚原剧的面目，惟许多诗句均已改造。重要的变动是在人物和情节上，例如：瓦利里亚被写成为复辟时代的一个矫揉造作的言多行诡的妇人。第五幕几乎是 Tate 的，使奥非地阿斯成为维吉利亚之失败的追求者。在最后一景，麦匿尼阿斯、

维吉利亚、小马尔舍斯，全都惨被屠杀，与奥非地阿斯和考利欧雷诺斯同归于尽，服龙尼亚变成疯狂。这种 Tate 特有的作风不能不说是唐突了莎士比亚的原作。

一七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Drury Lane Theatre 演出了 John Dennis 的改编本 “The Invader of his Country: or, The Fatal Resentment.”，只演了三次，刊行于一七二〇年。这一改编本之结尾的一场亦甚奇特，使考利欧雷诺斯于杀死奥非地阿斯之后又与伏尔斯的四护民官力战而死。执政的选举被写成为与英国的竞选无异。

以作四季诗著名的陶姆孙 James Thomson）也编有《考利欧雷诺斯》一剧，于一七四九年正月十三日（即其死后约五个月）在 Covent Garden 上演。这不是改编性质，与莎士比亚全然无涉，而是根据罗马历史家 Livy 与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置普鲁塔克于不顾。故其中人物姓名亦略有不同，例如奥非地阿斯为 Attius Tullus，考利欧雷诺斯的母亲为 Veturia，其妻为 Volumnia。陶姆孙此一剧本之所以成为重要，乃是由于后来有人根据莎士比亚的作品与陶姆孙的作品糅合而成新的改编本，例如，一七五四年 Th. Sheridan 之改编本，一七八九年 John Philip Kemble 之改编本。Kemble 于一八一七年与舞台告别时即系主演此剧。

莎士比亚之本来面目系由 Edmund Kean 所首先恢复，于一八二〇年六月廿四日在 Drury Lane 演出。与此次演出相抗衡的有前一年十一月廿九日 W. C. Macready 在 Covent Garden 之演出。厥后则有 John Vandenhoff（1823），Samuel Phelps（1848），James Anderson（1851），Henry Irving（1901）等均有演出之尝试。我们可以说，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并无特别杰出之表演。直到一九三八年 Old Vic 剧院由 John Gielgud 主演的一场才打破

了相当长久的沉寂。

在美国，Kemble 的莎士比亚本于一七九六年六月三日，陶姆孙的本子于一七六七年六月八日，在费城上演。在十九世纪后半，美国演员如 Edwin Booth, John McCullough, Lawrence Barrett 等均有良好之演出，最佳者当推 Edwin Forrest（1806—1872）最近 John Houseman 于一九五四年在纽约亦有演出。

在法国一九一〇年 M. Joube 在巴黎之 Odeon 剧院曾有演出。在德国则演出次数较多，从一九一一至一九二〇年曾有一百零三次上演的纪录。

五 几点批评

考利欧雷诺斯的故事是属于传说的性质，Mommson 在他的罗马史上说：“这故事中有多少是真实的无法确定。”（ed. 1881, p. 287）莎士比亚之编写此剧，着重的不是这一段历史，而是其中的人物，所以是悲剧而不是历史剧。一个受有特殊教养的罗马贵族军人，勇敢，高傲，自负，遇上政客挑拨，民众愚暗，于是由民族英雄而变为流囚，由愤恨而投敌而进攻祖国，但是由于禁不住母亲妻儿的哀求，终于软化以至于死——这其间有错综矛盾，形成了高度的悲剧性。莎士比亚的兴趣不在历史的准确，而在人物的性格。所以他对历史背景往往不求甚解，有时有意无意的还要把伊丽莎白时代的色彩混入到罗马生活里去。他所肆意经营的是对人性的描写。

《考利欧雷诺斯》有浓厚的政治意味，因为背景的一部分是罗马的政治斗争，但是政治不是此剧的主题。关于政治，莎士比亚在他的十出英国历史剧里已有充分的阐述。历来的批评家喜欢在此剧中寻求莎士比亚的政治倾向的佐证，例如哈兹立特（Hazlitt）就批评莎士比亚偏袒贵族贬抑平民，一似羊群中张牙舞

爪的狼比惊骇万状的羊要更富于诗意。当然也有批评家为莎士比亚辩护，说他描写这个骄傲的贵族不是没有充分暴露他的缺点，描写平民有时出之以戏谑有时亦颇寄与同情，作为一个戏剧家，他的态度是公正的。其实这些意见的冲突是不必要的，因为罗马之贵族与平民的对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莎士比亚秉笔之际亦不可能毫无偏倚，莎士比亚本人所处的时代尚不是崇尚民主的时代。莎士比亚稍稍偏袒考利欧雷诺斯是可以理解的，究竟他是这一剧的主人翁，一切可以使他成为悲壮的笔法当然均在可以使用之列。莎士比亚并不是贬抑平民以成全考利欧雷诺斯的伟大，而是在尽力形容他的高傲。我们不宜放在此等处寻觅莎士比亚的政治倾向，而宜于在此等处发现他的戏剧手段。

服龙尼亚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性，虽然不是可爱的。原始罗马的理想，第一是做骁勇的战士，第二便是做母亲。罗马人重视母亲。服龙尼亚正是这种环境孕育的一个典型的母性。

THE TRAGEDY OF CORIOLANUS

DRAMATIS PERSONAE.

CAIUS MARCIUS, afterwards Caius Marcius Coriolanus.

TITUS LARTIUS, }
COMINIUS, } Generals against the Volscians.

MENENIUS AGRIPPA, Friend to Coriolanus.

SICINIUS VELUTUS, }
JUNIUS BRUTUS, } Tribunes of the People.

YOUNG MARCIUS, Son to Coriolanus.

A Roman Herald.

TULLUS AUFIDIUS, General of the Volscians.

Lieutenant to Aufidius.

Conspirators with Aufidius.

NICANOR, a Roman.

A Citizen of Antium.

ADRIAN, a Volsce.

Two Volscian Guards.

VOLUMNIA, Mother to Coriolanus.

VIRGILIA, Wife to Coriolanus.

VALERIA, Friend to Virgilia.

Gentlewoman, attending on Virgilia.

考利欧雷诺斯

剧中人物

凯耶斯·马尔舍斯，后称凯耶斯·马尔舍斯·考利欧雷诺斯

(Caius Marcius Coriolanus)

泰特斯·拉舍斯 (Titus Lartius)

珂民尼阿斯 (Cominius) } 抵抗伏尔斯族的将领。

麦匿尼阿斯·阿格里帕 (Menenius Agrippa)，考利欧雷诺斯之友。

西新尼阿斯·佛留特斯 (Sicinius Velutus)

朱尼阿斯·布鲁特斯 (Junius Brutus) } 护民官。

小马尔舍斯 (Young Marcius)，考利欧雷诺斯之子。

一罗马传令官。

特勒斯·奥非地阿斯 (Tullus Aufidius)，伏尔斯族将领。

奥非地阿斯的副官。

奥非地阿斯的同谋者们。

奈凯诺尔，一罗马人。

安席姆的一公民。

爱德利安，一伏尔斯人。

二伏尔斯卫兵。

服龙尼亚 (Volumnia)，考利欧雷诺斯之母。

维吉利亚 (Virgillia)，考利欧雷诺斯之妻。

瓦利里亚，维吉利亚之友。

维吉利亚的女侍。

Roman and Volscian Senators, Patricians, AEdiles, Lictors, Soldiers,
Citizens, Messengers, Servants to Aufidius, and other
Attendants.

**SCENE.—Rome and the Neighbourhood; Corioli and the
Neighbourhood; Antium.**

罗马与伏尔斯的元老们，贵族们，警官们，仪仗官们，士兵们，
公民们，信使们，奥非地阿斯的仆从们，及其他侍从等。

地点：罗马及其附近：考利欧里及其附近；安席姆。

ACT I

SCENE I—Rome. A Street.

Enter a Company of mutinous Citizens, with staves, clubs, and other weapons.

FIRST CITIZEN Before we proceed any further, hear me speak.

ALL Speak, speak.

FIRST CITIZEN You are all resolved rather to die than to famish?

ALL Resolved, resolved.

FIRST CITIZEN First, you know Caius Marcius is chief enemy to the people.

ALL We know 't, we know 't.

FIRST CITIZEN Let us kill him, and we'll have corn at our own price. Is 't a verdict?

ALL No more talking on 't; let it be done. Away, away!

SECOND CITIZEN One word, good citizens.

FIRST CITIZEN We are accounted poor citizens, the patricians good. What authority surfeits on would relieve us. If they would yield us but the superfluity, while it were wholesome, we might guess they relieved us humanely; but they think we are too dear: the leanness that afflicts us, the object of our misery, is as an inventory to particularise their abundance; our sufferance is a gain to them. Let us revenge this with our pikes, ere we become rakes: for the gods know I speak this in hunger for bread, not in thirst for revenge.

SECOND CITIZEN Would you proceed especially against Caius Marcius?

第一幕

第一景：罗马。一街道。

一群叛变的公民，持棍棒及其他武器，上。

民甲 在我们采取更进一步行动之前，听我说句话。

全体 说吧，说吧。

民甲 你们已下决心宁死也不愿挨饿吧？

全体 下决心了，下决心了。

民甲 第一，你们知道凯耶斯马尔舍斯是人民的主要公敌。

全体 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了。

民甲 我们杀掉他，就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价格得到食粮。是不是这样决定了？

全体 不要再多说；就这样做吧。走，走！

民乙 诸位好公民，我有句话说。

民甲 我们是被认为穷苦的老百姓，贵族才是好公民^①。有权势的人饱胀得吃不下去的东西就足够救济我们的了。如果他们把剩余的赏给我们，只要是尚未发霉，我们就可以认为他们是好心的周济我们；但是他们以为我们是不值得救济的：我们的面黄肌瘦，我们的苦痛情形，正好是反映他们的富裕的清单；我们的苦难正是他们的享受。在我们还没有变成皮包骨之前，用我们的叉子去报复吧：天神知道，我说这话只是由于饿得没有面包吃，不是由于报仇心切。

民乙 你是否要特别对凯耶斯马尔舍斯加以攻击呢？

FIRST CITIZEN Against him first: he's a very dog to the commonalty.

SECOND CITIZEN Consider you what services he has done for his country?

FIRST CITIZEN Very well; and could be content to give him good report for 't, but that he pays himself with being proud.

SECOND CITIZEN Nay, but speak not maliciously.

FIRST CITIZEN I say unto you, what he hath done famously, he did it to that end: though softconscienced men can be content to say it was for his country, he did it to please his mother, and to be partly proud; which he is, even to the altitude of his virtue.

SECOND CITIZEN What he cannot help in his nature, you account a vice in him. You must in no way say he is covetous.

FIRST CITIZEN If I must not, I need not be barren of accusations: he hath faults, with surplus, to tire in repetition. [**Shouts within.**] What shouts are these? The other side o' the city is risen: why stay we prating here? to the Capitol!

ALL Come, come.

FIRST CITIZEN Soft! who comes here?

Enter MENENIUS AGRIPPA.

SECOND CITIZEN Worthy Menenius Agrippa; one that hath always loved the people.

FIRST CITIZEN He's one honest enough: would all the rest were so!

MENENIUS What work 's, my countrymen, in hand? Where go you With bats and clubs? The matter? Speak, I pray you.

FIRST CITIZEN Our business is not unknown to the senate; they have had inkling this fortnight what we intend to do,